

我与姜德明先生的交往

谢其章

6月1日早晨7点45分在姜德明先生追悼会,瞻仰遗容时,我俯身凑近,低声说:“姜老师,我是小谢。”三十年来,给姜先生去电话,我总是这么打招呼的。

回想起与姜先生三十年来的一点儿交往,源头是1992年2月25日晚上,我冒冒失失地给姜德明先生写了第一封信,3月4日晚下班回家收到姜先生的回信。那时候我热衷搜集旧书刊已经有四五五年了,知道姜先生是旧书刊收藏的大家,散文亦极出色。1963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姜先生的《清流流向千万家》,此文得到叶圣陶的称赞,“欣悦之至,钦佩之至。写报道文章,走此途殊为正道,设计好,语言不呆学生腔,使读者感觉有韵味。”姜先生读叶圣陶信后“心跳加速,似乎至今仍有余感。”“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藏好这封信,多年来从未示人。”

如今回想,我收到姜先生第一封信不也是这么样的心情么?姜先生在信中称我为“同好”,没过几天收到姜先生送我的《燕城杂志》,题写“其章同志指正 姜德明”。当时想着怎么答谢呢,就回信说想送姜先生几本《立言画刊》,没想到姜先生回信说:“为什么要送人,为什么不自己留着。”1999年,我的第一本书请姜先生写序,过了几天姜先生告诉我写得了。我去姜先生家取,总不能空着手去吧,买了一大把香蕉。姜先生说小谢你拿回去吧,我和老伴都有糖尿病,好说歹说命令我拿回半把留了半把。

1992年到1997年五年间,我大概一个月给姜先生写一封信,姜先生每信必复,这几十封信连信封我都珍藏着呢。有一封信封递员给插门上了不知道被哪个熊孩子拿走了,我这个懊丧呀,竟然想让姜先生重写一封。姜先生送给我的《余时书话》《北京平》毛边本,所有的包书纸我也全保留着呢。如今回想,我写信的内容太乏味了,无非就是汇报近来买了什么书,——姜先生用得着我给开书单么,我买的那叫什么档次的书呀。1994年年底,我在中关村体育场星期跳蚤市场,以四百元的价格买到近乎全套的《文学》杂志,写信告诉姜先生。后来姜先生将这书讲给巴金听,巴金很感兴趣地听着,并说:“那很便宜。”巴金还告诉姜先生,他有全套的《文艺复兴》,《文学》大概不全了。

当年我不很懂事,居然开了个缺刊期数的单子麻烦姜先生帮忙配齐,其中竟然还有“《读书》1982年第2期”这种书。姜先生亦不恼,回信说:“君爱书,我一定替你想着。”

1996年9月15日,星期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姜先生等八位作家签名售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姜先生。

转过年来,我和老友赵龙江误打误撞地被评上了北京市第一届藏书状元,颁奖那天很冷,散会后我和龙江骑着自行车逛游家楼书店。回程路过姜先生家,龙江常来很熟说要不咱俩进去吧。姜先生热情地接待我俩,也许因为我第一次来,姜先生一趟一趟从书柜里取出珍本让我观赏,其中最珍贵的是《围城》初版本,姜先生年轻时于书店买的新书而非地摊货色。我双手捧着《围城》,一边赞叹书品之啧啧。龙江后来跟我说你拿着《围城》不撒手,没瞅见姜先生一直盯着担心你给弄坏,我笑着说,咱是玩邮票的,能那么毛手毛脚么。姜先生和我俩聊书时,才知道我的民国旧书不如龙江多。聊天时,龙江好像还说了句半开玩笑的话,小谢光写信不来拜访您,是为了多得您的墨宝。龙江所言不全对,我有个想法,宁肯在想象中生活,甘作井底之蛙,而不愿亲自感知一个永不可及的目标。对的一半是从这次拜访之后,写信改成了电话。二十多年来,我给姜先生去电话,时间一直把握在上午十点半左右和下午四点以后,一百次有九十五次是姜先生接电话,永远明亮爽朗的音调。前几年姜先生身体不大好,有一天我十点半打过去电话,阿姨接的,称姜先生休息呢。再后来姜先生听力差了,聊不了几句,我只好挂电话。去年,给姜宅去电话是姜先生儿子接的,聊的是生活琐事却很投缘,遂互加微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过姜先生的声音。

我给姜先生去电话不外乎几件事,这几件事可归为一个字——书。电话和手机,真是现代生活须臾离不开的利器。每逢拿不准的旧书刊,在家我用座机向姜先生请教,在书摊则打手机向姜先生请教。某天在报国寺文化市场一家书摊,见到一堆《文艺复兴》杂志,卖家与我相熟,给的熟人价,整堆买走一

本四十元。我拿不准全不全,手机打给姜宅。某回,横二条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办展销,我告诉姜先生这消息,姜先生第二天去了。更早的一回,琉璃厂邃雅斋书店甩卖旧书杂志,不像现在人乌央乌央的,只有我们几人在慢慢地挑,挑自己买得起的。看到一堆散了的漫画杂志(现在回想应该买),回家后向姜先生汇报邃雅斋所得,顺口说到了这堆漫画杂志。过了几天再去逛,店员说姜先生来过把那堆漫画杂志买走了。别看旧杂志散乱不成形了,其实买回家细细整理,往往能凑出整本来的。散乱不成册的杂志往往卖价很低,往往有意外之惊喜。

我记日记六十年,回忆与姜先生的交往有了可靠的依据,摘引一二。2017年1月7日 给姜德明先生去电话,聊胡从经的拍卖。姜先生讲胡从经以前师从丁景唐的时候挖掘了不少罕见的文学史料。姜先生问赵国忠编的集外文还没出版吗,姜先生的声音再也恢复不到从前了,称“自顾不暇”。

2017年2月1日 下午给姜德明先生去电话,告诉他《寻根》主编写的书,这本杂志一直赠阅给姜先生。他提起吴小如的父亲吴玉如曾经给谢兴尧题首诗,又说他的同事柯某某写了一篇关于谢兴尧的文章,将发表在《掌故》第二集。还说到张伟编唐大郎诗文集是件好事。

2017年2月9日 上午给姜先生去电话。姜先生提到《点滴》杂志上有赵龙江买《子夜》文章,称这样的书运今已渺

茫,不住地感叹。

2017年3月3日 上午给姜德明先生去电话,他说感觉越来越无力。又提起我送他何宝民的书钱,我说真没几个钱,给您跑腿是应当应分的。

2017年7月25日 下午给姜德明先生去电话,他儿子接的,称姜先生住院了(小庄医院),腹泻两月不愈。不愿住朝阳医院嫌离家远。我问几人一间,他说没有单间,是六人间,中央空調。姜夫人接过电话,知道我是小谢,她称自己身体还好。

我以前说过,姜先生是目光四射的藏书家,电影刊物,漫画刊物,姜先生都关注都熟悉。我写民国电影,只有姜先生一个人告诉我哪里写得不对,哪个影星的名字写错了。我的《小书·梦影集》送给姜先生,姜先生很有兴致地点评,高声说:“李琳就是孙维世呀!”姜先生对民国漫画史那叫一个熟悉,他对鲁少飞《文坛茶话图》的考证,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前向与姜先生聊到江栋良的大幅漫画《郊游图》,姜先生藏有原载此画的刊物,真是厉害,我只有复印件。我偶尔得一回逞,相当于“临渊羡鱼,退而结网”之成果,即《新华画报》。话说姜先生《书衣百影》里有很多夺人眼目的封面,特别美艳的一幅我以为是《新华画报》,丁聪“为《潇湘夜雨》主角貂蝉华女士造象”,简直了!姜先生喜欢看电影喜欢丁聪漫画,这本《新华画报》将两个喜欢完美结合。我根本不存幻想有一天也能拥有这本《新华画报》,翻翻《书衣百影》解解馋算了。也不知是“梦

成真”,还是“天道酬勤”,总不会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终于有一天我淘到了几本《新华画报》,其中便有“貂蝉华女士造象”这一本。这是我以姜先生文章为淘书指南,最幸运的一次书运。

姜先生教我什么书买得对,重要与否,稀见与否。还劝我不要花很贵的钱买书,书永远买不完,买书是无底洞,别因为买书影响过日子。有一回聊到《北平日记》这书里的北平冷饮小吃,姜先生说:“小谢呀,那时候可不是谁家都吃得起冰激凌的。”姜先生刚来北京时,新闻学校的宿舍在西城兴盛胡同的一个大院内,兴盛胡同往北就是我住过三十几年的按院胡同,两条胡同挨着。姜先生文章《胡同梦》里详细而动情地回忆兴盛胡同岁月,不由得令我遐思联翩,当年姜先生来过按院胡同么?2011年夏天,我和赵国忠拜访姜先生,我没忘问这个小问题,姜先生说:“按院胡同,路过去,是条小胡同。”姜先生文章里提到的大磨盘胡同,舍饭寺,新新电影院,都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好遥远好远的岁月。

三十年来到姜宅的次数不过十来回,最后一回是2015年9月20日,和赵国忠兄一起去的。姜先生把我俩迎进书房,国忠走在前面姜先生在中间我在后,姜先生一回头说,啊,还有一位呀。落座后,姜夫人张罗上茶,姜先生说,都是老朋友,不用客气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姜德明先生。



笔会

穿越苏州河的奶茶 (水彩) 黄石

我们叫她小铃

沈轶伦

每年总有这么一天。上海宣布入夏前后的某一天。这一天白天的气温不断攀升,闷热潮湿,气压低。到了这一天的傍晚,日落之后,白蚁毫无征兆地出现。

起初,只是一两只在人眼前飞过,如普通蚊虫,略一驱赶就散,但等路灯亮起,情势发生变化,白蚁驱散复来,且数量不断增加,人们抬头,赫然发现密集的翅膀正绕着灯光盘旋,如烟如雾,令人头皮发麻。路人一边走,一边惊恐地挥着手驱赶;路边小店的店主拿着苍蝇拍在店堂里不断挥动,击落了一群又来了一群,掉落的白蚁只是失去翅膀,但并不死,还在地上慢慢地向前爬行;一个少女匆匆走过,我不想告诉她,她的头发上停着好几只,当然我的身上应该也有,不能细想,只能硬着头皮穿越虫群,避难一样进地铁站,直至逃到地下深处,还有这么一群群围绕着站台的灯束不断飞舞,如狂欢。

但到了第二天白天,阳光展露,除了开窗时随风飘起的一堆小翅膀,一只白蚁也没有不见了。人们穿着夏衣,拿着冰饮,还是在这条路上,还是走过这几扇小店的门,彼此顾盼聊天,徐徐而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昨晚的千军万马,恍若夜幕下一场生动的幻觉。

一条闹市中心的道路上,究竟存在多少生物,具体地说,在一幢年代久远的老建筑里,到底都有哪些住户——除了人类。我想,她如果还在,会为昨夜的魔幻场景激动到跳跃吗?又或者,她会躲到一个角落,手脚团成一球,紧张地、怯生生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如她初来时那样子?

我们叫她小铃。

她一点也不漂亮。眼睛不够大,脸庞

也不够丰茸茸。和木偶或者金吉拉那样的品种猫比起来,真是一个小丑罢了。但她四肢健全,毛发白中夹着橘黄,眼睛晶晶亮。喂她的老师说,不晓得谁把初生的她“包了一包摆在单位门口”。

“好像旧社会把弃婴扔在大户门口一样。”

“也许那个人相信这个单位的人人会善待?”

小丑蛋的确落到一双心善的手里。她被带去驱虫,打针,她在半地下室的办公室沙发脚边,有了一个软乎乎的靠垫作为窝,有了专用的食盆,然后,她有了一条系着铃铛的蓝色项链。这成了她正式名字的由来。

我有时下楼干活,总能在靠垫上看到她。她极力伸展小身体,在属于她的靠垫上留下抓痕,显示着她体内捕猎者的基因。但喂她的人一抱起她,她就立刻缩起爪子。即便人类把手指探到她嘴里,她也用她的小牙齿装模作样啃一啃,不肯肯两脚曾丝毫。

“大宅门里收留的小孤女”,就在此备受呵护地日长夜大。她熟悉了24小时有人走动上班的节奏,熟悉了电脑和印刷机运作时发出的温热,熟悉了由人的声音、人的文字和人的纸张

构成的时候,她情愿长时间待在人们的膝上和脚边。

“怎么不出去玩了?”

“她打不过几只流浪猫啊,瞧这伤痕累累的,她吓死了。现在我开着门她也不肯出去了。”

她又躲回字和纸的世界。

这是她的舒适圈。后来一段时间,每次去看,她的活动范围不肯离开半地下室,也不走到人的办公区域,安静的好像不存在一样。即便再不喜欢动物的人,都默许了这个小东西的自律。

但最近一次,我下楼干活,我特意走到那个垫子边上,上面还团着白色的浮毛。见我东张西望,有老师问:

“寻猫吗?”

“她人呢?”

“不见啦,不见一阵子了。单位前几天维修的时候,进来的工人大概吓到她了,她躲起来了,后来再也没见到了。”

“会不会被捉走了?”

“不会吧,她连这幢楼也不敢出。”

“我还给她买了新猫粮呢。”

“我还要带她去打针呢。”

两个老师说着。我看看地上,还有一个空空的猫咪航空背包。

那是个气温骤升的白天,空气潮湿

不在垫子上时,她情愿长时间待在人们的膝上和脚边。

“怎么不出去玩了?”

“她打不过几只流浪猫啊,瞧这伤痕累累的,她吓死了。现在我开着门她也不肯出去了。”

她又躲回字和纸的世界。

这是她的舒适圈。后来一段时间,每次去看,她的活动范围不肯离开半地下室,也不走到人的办公区域,安静的好像不存在一样。即便再不喜欢动物的人,都默许了这个小东西的自律。

但最近一次,我下楼干活,我特意走到那个垫子边上,上面还团着白色的浮毛。见我东张西望,有老师问:

“寻猫吗?”

“她人呢?”

“不见啦,不见一阵子了。单位前几天维修的时候,进来的工人大概吓到她了,她躲起来了,后来再也没见到了。”

“会不会被捉走了?”

“不会吧,她连这幢楼也不敢出。”

“我还给她买了新猫粮呢。”

“我还要带她去打针呢。”

两个老师说着。我看看地上,还有一个空空的猫咪航空背包。

那是个气温骤升的白天,空气潮湿

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的小镇上好像只有一间面包店,照着镇上四百多位居民的口粮。我住的村子在山上,离小镇开车不过十分钟,村子里没有面包店,教堂边唯一的一间食杂店里去得早能买到法棍,大约也是在山下的店里烤完再送上来的,想要买羊角可颂,或是柠檬塔、苹果派之类的甜品,只有自己开车去镇上。法国人过生日好像少有请朋友、同事吃蛋糕的,买一大包可颂带去公司和大家分享倒是常见,面包见者有份,拿完了要记得和寿星道贺,那是溢满了黄油香气的祝福。同事间分享面包这件事也许有点历史,“公司”的英语是“company”,“com-”是“共同”,“一起”,“-pany”的词源来自法语里的“pain”,也就是“面包”,所以公司是大家可以一起分享面包的地方,合情合理。法语里的“公司”好像和面包无关,不过有个词“copain”,意思是“伙伴”,比“ami”(朋友)的关系更亲密,显而易见,那一定也是可以分享面包的关系了。

去年春天最早和我分享面包的是Raymond。那是梧桐树上刚开始冒出新叶的时节,花径未扫,毛絮纷纷铺了一地,打开院落铁门,我看见路边戴着口罩的Raymond跨在共享单车上,前筐里放着几个纸袋,里面装着刚刚买到的面包。Raymond笑着说他眼下兼职快递小哥,我倒觉得他更像是从恶龙掌解救生灵的骑士。

Raymond送来的面包我没有留下,转手请人送去了更需要的朋友。在上海,不少人对面包存有重度依赖,一星期不吃米饭肠胃不觉得难受,两三天没见到面包倒真的会精打采。当然那必须是符合标准的的面包,添加了防腐剂 and 食用香精密封在塑料袋里室温下放一个月也不会变质的烘焙食品和面包其实没什么关系。用低筋面粉加入各类馅料或“浇头”烤制的日式面包好像也不能召唤面包爱好者的长远兴趣,这几年在上海消失的品牌面包连锁店当年大都依靠红豆、紫薯包、奶黄包、培根包或者玉米沙拉包这些花哨软包起家,营养很少,热量很高,终于末路。港式茶餐厅贩卖的菠萝包、鸡尾包、鲔鱼包、叉烧餐包,听名字就知道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同在港式茶餐厅里售卖的饮品“鸳鸯”一样,血统神秘,身世离奇,也许能带来一时的欢喜,却始终不是日常的记忆。

能成为日常记忆的面包自然是身经百战,享誉有年。法棍是法国人最基础的食物,只用面粉、水、盐和酵母四种原料制作,烘焙,记得我离开法国那年,面包店里的法棍依然限价,每条不能超过一欧元。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法棍的工艺和文化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堂入室的同时也给披萨、包子、拉面、水饺指明了方向。上海的面包店对法棍的态度好像有些暧昧,建国西路嘉佩乐酒店面包房里的出品算得上经典,却缺少一点温暖的气息,百丘(Pain Chaud)和Luneux的法棍也有模有样,只是店堂里面包的花样太多,难免让人顾此失彼。法棍到底是平民的食物,和平日里吃的烧饼油条一样,最重要的是烟火气。上海有过地道的法棍,那是七八年前的下午,我停在泰安路上,步行转去武康路,迎面走来一群法国男孩,十几岁的样子,都是卷发,金色或棕色,每人手上抓一条刚咬了两三口的面包,看样子出炉才没多久。男孩子们互相追打、嬉闹,两三点钟的阳光有些耀眼,也有些虚幻,焦褐色的法棍脆皮在他们手中不时闪烁金光,恍惚间,不识他乡我乡。

那时候的武康路没有松荫里,甚至也没有龙门阵,街上好几间餐厅都是面包店老板开的。没多久,面包店忽然倒了,那些餐厅一夜间也都关了,唯一幸存的是一间法国馆子,风浪里停了几个月又悄悄重开,菜色依旧,人面依旧,只是面包篮里再也看不见法棍了。

吐司记得烤两遍

潘敦

不再染指法棍的法国餐厅从此提供的还是乡村式的酸面包,也就是不添加酵母,纯天然发酵的面包。这种面包法国人喜欢,德国人好像也喜欢,他们用的面粉麸质更多,烤出来的面包颜色也更深。酸面包里偶尔也会添加些其他的配料来丰富口感,常见的有蔓越莓、核桃,或者橄榄,百丘的招牌酸面包里添加的是无花果干,淡淡的清甜平衡了面包的酸度,切片后烤得略焦,抹一点蓝纹奶酪,咸浓甜淡,般配得出人意料。

法式面包以外最让人惦念的或许是意大利风味的面包,小枕头模样的是恰巴塔(Ciabatta),口感接近法棍,却比法棍松软,最适合拿来做法式三明治(Panini)。华山路上一间擅长做恰巴塔的面包店每天门口都排长队,比隔壁华山医院门诊的队伍还长,恰巴塔人人限购,也难免早早售罄,可能美好的面包,比医生更能安慰人心。和马拉糕一样松软的是佛卡夏(Focaccia),烘制的时候往往添加香草,切片的黑橄榄,或者切开的新鲜小番茄,那是意大利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餐前面包。另一种常见的意式餐前面包是面包棒(Grissini),或粗或细,或松或脆。香港湾仔君悦酒店的意大利餐厅名字就叫Grissini,餐厅里的面包棒有点像拉长后变瘦的恰巴塔,当场烤制,一出炉就用白色餐布裹好上桌。听说因为这餐前面包,那间餐厅很难订位。

差点忘了吐司(Toast),上海的面包店里最常见的还是吐司,这种英国人最爱吃的面包据说是一位法国人的发明,不过他发明的不是面包本身,而是如何把一片切好的面包烤到两面金黄的机器。所以严格来说没有在吐司炉里烤过的只能叫切片面包,不能称之为吐司,不然辜负了英国人在烹饪上唯一的擅长。英国人真的很会烤吐司,焦黄松软,配上软嫩的炒蛋,脆香的培根,或是一层蜂蜜,一层黄油,更一层橘子酱……每日的清早,是唯一能让人忘记大英帝国的食物有多难吃的时光。

那天Raymond送我的面包我没留下,是因为冰箱里还有没吃完的吐司。冷冻的切片面包可以保存很久,想吃的时候取一片在室温下慢慢解冻,然后放进吐司炉里加热两分钟,等面包弹出后冷却三十秒,回炉再烤两分钟,第二次弹出的吐司就是期待中的两面焦黄。中餐里的糖醋排骨、椒盐排骨,都要在油锅里炸上两遍才能外脆里嫩,同样的道理,想要吐司酥脆,记得烤两遍就好,一定好味。

二零二三年六月五日

闷热,到了夜里,一年一度的白蚁肆虐。我只好赶紧关了灯逃出办公室。第二天回来上班,院子里是一派明丽的夏日景色:门口的广玉兰开了碗口大的一朵朵白花;樱花在结它们的果子;草坪碧绿,如一块厚绒毯;斑鸠在办公室的窗外外沿使劲跳来跳去;蝴蝶、蜜蜂,沿着亭下的花卉追逐飞舞;甲虫隐在草叶的背后,蚯蚓藏在泥土的下面,白蚁也躲到了某块木板下面,而流浪猫一定在某个角落做梦。假设有人此刻从高处往下望,只能看见院子里站着我一人。但在这个安静的院子里,那么多神奇的、成千上万的、活跃、非凡的生命,分明都与我同在。以造物主允诺它们的或漫长或短促的生命,观照着我们的工作节奏、我们的生命作息。

但小铃不再出现。

我想有一次夜里,因为有事耽搁,我是那个楼层最后一个下班的人。等我关了灯,去走廊等电梯,就在进轿厢转身的时候,忽然看到黑暗中,小铃正端坐在走廊上,就在我一秒钟前站的位置,悄无声息地看着我。

我下意识叫出口:“小铃”。

“你怎么到楼上来?”我问。

她肃穆地看着我,一动不动,宛如目光道别。电梯门缓缓关上。她不太漂亮的小脸,她环绕身体的橘色尾巴,她以近乎庄严的态度抵着地面的前爪,一点一点,消失在合拢的门缝里。

那个夜晚,她难得地走到楼上来。我还在揣测,是不是经过休息,她终于敢再次离开地下室了。她走出了她的舒适圈。她脖子上戴着挂有铃铛的蓝色项链,为什么那个时刻,她一点声音也没发出?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